

贺龙的故事

周 怀 贺



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

封面设计：吴 自 强

插 图：王 立 志

贺 龙 的 故 事

周 怀 贺

*

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

中国青年出版社印刷厂印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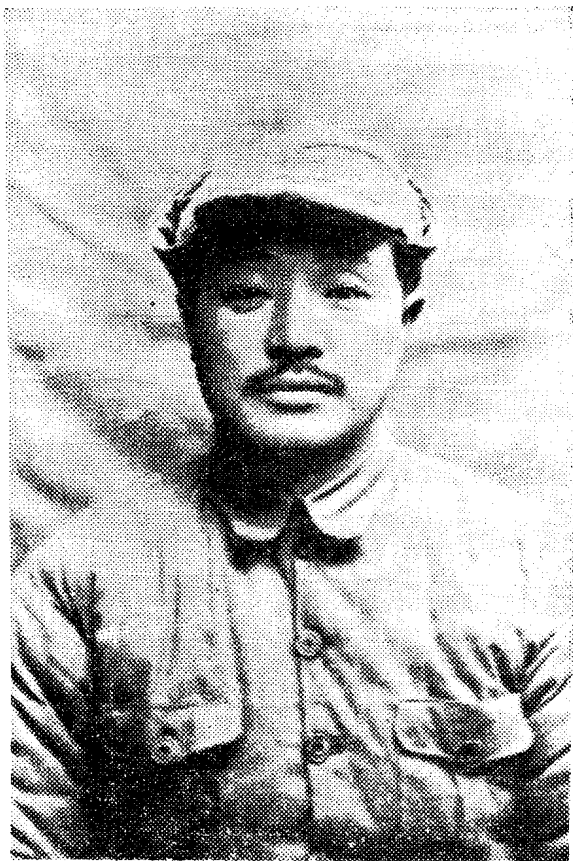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各地新华书店经售

*

787×1092 1/32 4 1/2 印张 70 千字

1979年3月北京第1版 1979年3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 1—200,000 册 定价 0.27 元



一九三六年贺龙同志在陕北

写在前面

贺龙同志是我们党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杰出的共产主义战士，卓越的军事家，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创始者之一。

伟大导师毛主席、敬爱的周恩来总理，对贺龙同志都有很高的评价。一九三七年冬，毛主席说：“贺龙同志忠于党、忠于人民，对敌斗争狠，能联系群众。”一九六六年九月，当林彪反党集团诬陷贺龙同志的时候，毛主席又对贺龙同志说：“我对你还是过去的三条，忠于党、忠于人民，对敌斗争狠，能联系群众。”一九二七年，南昌起义后不久，在批准贺龙同志入党的会议上，周恩来同志说：“贺龙同志是一个好同志。”一九七五年六月九日，周总理抱病参加贺龙同志骨灰安放仪式，他代表党中央、毛主席，对贺龙同志评价说：“贺龙同志是一个好同志，在毛主席、党中央的领导下，几十年来为党、为人民的革命事业曾作出重大的贡献。在他的一生中，无论在战争年代，或在全国解放以后，他是忠于党和忠于毛主席革命路线、忠于社会主义事业的。”

但是，林彪反党集团和王、张、江、姚“四人帮”狼狈为奸，对贺龙同志进行了凶残的诬陷和迫害，使贺龙同志在一九六

九年六月九日，过早地离开了我们！

贺龙同志的一生，是战斗的一生，革命的一生，光荣的一生。他那光辉的形象，永远活在我们心中。

为了缅怀贺龙同志的英雄业绩，我们搜集了有关贺龙同志青少年时期、北伐战争时期、土地革命时期以及长征途中的一些材料，编写成这本《贺龙的故事》，献给少年朋友们。



目 次

写在前面.....	1
倔强的性格.....	1
砸圣牌.....	5
“这口气要出!”.....	9
头号武术迷.....	12
两把菜刀闹革命.....	17
扬眉吐气.....	23
寻求真理.....	28
危急关头.....	32
鄱阳湖上议军机.....	36
“我完全听党的话”.....	38
巧过江汉关.....	41
洪家关的火炬.....	45
心向井冈.....	50
雪地行军.....	55
智擒“铁拐李”.....	57

“红军村”	62
渔洋关夺枪	64
为满姑报仇	68
赤溪河大捷	73
鞋子的故事	77
普通战士	80
一担藕	83
暴风雨的早晨	87
“娃娃有什么罪”	90
铁骨红心	92
怒斩熊贡卿	97
劈柴	102
在会师的日子里	105
神机妙算	107
几株包谷苗	111
南瓜瓢子	115
三天两个大胜仗	119
马蹄声声	123
牵马送病号	126
葛曲河畔	128
走毛主席指引的路	131
后记	136

倔强的性格

从湖南西北部的桑植县县城，往北走二十五里山路，就到了一个山冲——洪家关，冲里住有百来户人家。冲的四周是高高的山梁，顶峰经常隐没在浓浓的云雾里。两条清澈的溪水，从峡谷流到寨头汇合，然后注入波浪滔滔的澧水。

一八九六年农历二月，敬爱的贺龙同志，就出生在这个村寨。

那时候，洪家关这地方，是个豪绅横行的村寨，苛捐杂税多如牛毛，把洪家关糟蹋得不成样子。财主逼债，土匪抢劫，常常是官兵刚去，土匪又来，贫苦农民受苦受难，过着“辣子当盐，壳叶当棉，赤脚当鞋，烧个红薯吹吹打打就是过年”的悲惨生活。

贺龙的家里十分贫穷，三间东倒西歪的小木房，坐落在村北的河坎上，仅有的八分瘠薄的山地，也是三年两不收。他父亲贺仕道，是个老实的农民，除种田外，闲冬腊月，还走乡串寨，找些裁缝活做。他母亲王五妹，是个家庭妇女，起五更，睡半夜，终年劳累，染得一身疾病。贺龙有三个姐姐，两个妹妹，一个弟弟。

贺龙出生的时候，低矮的小木房里，洋溢着喜悦。贺仕道

和王五妹深情地望着这个孩子：圆圆的眼睛，浓黑的眉毛，小拳头紧握着，多么可爱啊！他俩心里都是乐滋滋的。大姐贺民英牵着两个妹妹，蹦蹦跳跳地跑进屋来，望着胖乎乎的弟弟，拍着手，高兴地喊着：我们有弟弟了！我们有弟弟了！尽管家里穷得揭不开锅盖，但是添了一个男孩，全家都十分高兴。

贺仕道给自己的伢子取了个名字，叫文常。

转眼过了七八年，小文常有锄头把那么高了。他常常跟着父亲和大姐在地里干活。“芒种”节里，父亲和大姐在前面挖地，他在后面整地；大姐在前面打窝，他挎着竹篮子，在后面丢种子。“白露”季节里，他背着背笼，赤着脚，跟在大人后面，爬山蹚水，把五谷杂粮背到家里。母亲常常抚摸着他那结了茧的手，心疼地说：“文常，能做的就做，不要蛮干！”贺龙总是乐呵呵地回答说：“娘，不要紧！茧磨得越多越好，就象包了一层铁皮子，牛王刺都抓得！”

有一年冬天，北风卷起了雪花，树叉上披戴着厚厚的冰凌。寒风从板壁的隙缝中挤进屋来，冷嗖嗖的，使得多病的母亲不时地咳嗽。贺民英连忙到灶房去取柴，来给母亲生火取暖，到灶房一看，柴草烧完了，只好捞了一堆柴楂，点燃以后，她又从门旮旯里拿了根扁担，轻手轻脚地跨出家门，上山去割草。贺民英心想：文常是个倔强性子，如果让他知道姐姐上山割茅草，准会跟着上山的，这么冷的天，这么滑的路，怎么也不能让文常知道了跟着去。

可是贺民英的行动，贺龙早已看得清清楚楚。他等大姐

走远了些，便系着柴刀，扛起扁担，从另外一条小路，飞步向山上奔去。贺民英登上茅山坡的时候，一眼就看到自己的弟弟挥舞着柴刀，满头是汗。大姐故意生气地问：“文常，你怎么来的？”

“我呀，飞来的！”

“谁叫你来的？”

“你！”

“我？”

“是呀，你取扁担的时候，把门这么一推，嘎——吱——一声，就是叫我快——来——，我就从小路跑来了！”贺龙边说边做着手势。

“你呀！——”贺民英笑了笑，心疼地说了这么一句。

兄弟俩很快就割了两挑茅草。贺龙走在前头，民英走在后头，吱呀吱呀的，沿着曲折的山路，走回家去。一路上，民英总是关切地招呼着：“文常，注意路滑，慢点儿走！”走着走着，他俩走到一处笔陡的山崖上。贺龙脚一滑，连人带草，随着斜坡滚下了山。民英赶忙丢下茅草捆子，三脚两步地跑下坡。“文常——文常！”民英一路呼喊来到了弟弟的身边。

贺龙仰躺在雪地里，闭着眼睛，两只手在地上摊成一字形。

民英焦急了，她一边哭泣着喊：“文常——！”一边蹲下来，解开弟弟的衣扣，用耳朵贴在弟弟的胸口上。……

忽然，贺龙虎地一翻身，站了起来，笑嘻嘻地望着民英，说道：“大姐，没事，不要紧的！”

“你呀！”民英慢慢地扯着衣襟揩干了泪水，心疼地望着弟弟。

贺龙理了理茅草捆子，俏皮地说道：“大姐，这一滚，象山鹰飞下坡一样，又快又省劲。”

民英故意板起面孔说：“我提心吊胆，你还讲快活话。”然后，走上前去，为弟弟拍打着衣裤上的雪和泥土，叮咛着：“眼睛要看着路，莫再摔跤子了，啊！”

贺龙嗯了一声，用手腕闪了闪茅草捆子，上了肩，大步流星地向前奔跑……

晚上，贺龙睡了。火塘边，油灯下，民英陪着母亲在缝补衣服。民英给母亲讲了弟弟从坡上摔下来的事。母亲心里象针刺一样，急忙端着油灯去看常伢。

母女俩来到床边，仔细一看，都怔住了，她俩发现贺龙的下嘴唇上，有一道深深的血痕，还有明显的齿印。哦！她们明白了：原来文常为了不让家里人知道他摔跤以后的疼痛，咬着牙，忍受着……

这时候，贺龙翻了一个身，轻轻地哼了一声，又呼呼地睡熟了。母亲用手抚摸着贺龙的头，对民英说：“你弟弟脾气真倔，牙齿一咬，什么都不怕……”

砸 圣 牌

这一年，贺龙满十岁了。

有一天，风和日丽，贺龙一个人在门口的河里摸鱼。忽然，有几个小孩提着书筐从搭有凉亭的风雨桥上经过。贺龙站在河里，用羡慕的眼光望着他们。一直望到他们远去，然后，摇了摇头，一个余(cuān)子钻进了深潭。……

这时候，贺仕道站在家门口，看到儿子的神情，心里很难过。深夜，他望着孩子们一个个熟睡的面容，喊了声：“常伢儿他娘——”，好久没有再往下说话。

王五妹正在灯下缝补衣服。她看了丈夫一眼，轻声地说：“你有什么话就说吧！”

贺仕道挑了一下桐油灯芯，慢慢地说：“看，常伢长大了，该送他读书识字啦！我，斗大的字认不到一箩筐，不晓得吃了多少哑巴亏！”

王五妹一听，鼻子一酸，泪水止不住扑簌扑簌地落。她说：“是呀，该读书啦。可如今，我们家，鼎罐爬不上撑架……”

讲到家境，贺仕道好一阵都没说话。这一夜，夫妻俩合计来合计去，直到鸡叫头遍，才拿定主意，不管家里怎么苦，也要送常伢儿去读书。

经过好几天的筹划，贺仕道才凑齐一篓子鸡蛋。

这天，贺龙换了件新浆洗的布衣，提着鸡蛋，跟着父亲向私塾走去。

私塾设在洪家关西面的祠堂里。老师姓文，每个学期，每个年节，都要学生给他送礼，过春节的时候，还要给他送大礼。贺仕道一走进私塾，就把那一篓子鸡蛋放在文先生的书案上，说明了来意。文先生坐在太师椅上，歪着头，从老花眼镜框的隙缝里，望着贺仕道父子，上下打量了一番，摸了摸灰白的胡子，然后在簿子上填写了“贺文常”三个字，就算是同意入学了。

从这以后，贺龙每天早饭后，挎着他父亲做的书篋，欢欢喜喜地上私塾读书了。

这所私塾有一个规矩：学生每天上学，头一件事就要给孔夫子牌位磕头作揖，你来我往，总要折腾老半天。开始那一阵，贺龙也跟着大家在文先生的监督下，给孔夫子牌位磕头作揖，日子一久，他就产生了疑问：为什么要给木牌牌行礼呢？

有一天，文先生没在学堂，贺龙悄悄地爬到放木牌牌的石台上，仔细地看了看那块木牌牌，还好奇地敲打敲打。他心里好笑：我以为是什么宝贝，原来是一块木板板，说不了话，做不了事，对它磕头作揖有什么用！

第二天，学生正在给木牌牌作揖，贺龙突然问道：“文先生，这是块什么木牌牌？”

文先生把眼一瞪，郑重地说：“这是圣牌，大成至圣先师孔夫子的牌位！”

有个学生调皮地问：“孔，什么孔呀？木板板上没有孔呀！”

这一说，有个年岁稍大的学生噗哧一笑，但是一打望瞪着眼睛、翘起胡子的文先生，连忙用手掌紧紧地捂着嘴巴。

文先生一本正经地说：“切莫胡闹，孔夫子乃圣人也！”

贺龙紧接着就追问了一句：“什么生(圣)人熟人？”

屋里又是一阵笑声。

“不得无礼！”先生溅着口沫，扬起手中的竹片，向贺龙打来。他文绉绉地说了一通孔子曰、孟子曰，大家更是莫明其妙了。

从那以后，贺龙一进学堂门，便很快地钻进教室里，不去给木牌磕头。开始几天，这办法还灵，没过多久，就给先生发现了。那天，贺龙刚跨进学堂，文先生就举着竹片，对他吆喝：“贺文常，快去给圣牌行礼！”

贺龙说：“先生，把这时间用来读书多好啊！我看，这块木牌牌没什么用！”

“什么？岂有此理！”

先生手中的竹片就接二连三地往贺龙身上打来。

从此，贺龙对那块木牌牌更加憎恶了。

有一天，贺龙在河滩上拣了许多鹅卵石，把口袋塞得满满的。进了学堂，向教室走去。

“贺文常！”

贺龙回头一看，文先生瞪着两只眼睛，脖子上暴着青筋，嘴唇不停地颤抖着，先生发怒了！贺龙把头一扭，继续向教室

走去。突然，一只干柴般的手伸了过来。他把头一缩，拔腿向供有木牌的堂屋跑去。

先生以为贺龙磕头作揖去了，便慢条斯理地、一摇一摆地跨过高高的门槛，走进堂屋一看，贺龙正在翻跟头哩。先生气势汹汹地跑过去，想一手抓住贺龙的衣领，谁知贺龙身子一闪，先生扑了个空，差点跌倒了，先生指着贺龙破口便骂：“贺文常！你这个——！”贺龙也火了，他掏出鹅卵石，朝木牌牌“叭叭”几下，直打得孔夫子牌位摇摇晃晃，从高台上栽了下来，裂成几块了。贺龙扫了一眼，飞步朝外面跑去。先生气得嘴唇发抖，有气无力地走回自己的书房，一屁股坐在凳子上，打开花名册，用笔把“贺文常”三字勾去，然后倒在睡椅上，呼噜呼噜出粗气。

贺龙提着书篋，跨进家门，他一句话也没说，就扑在母亲怀里，呜呜地哭了起来。母亲弄明白怎么回事以后，抚摸着儿子的头，安慰地说：“莫哭了，啊！原想送你读书识字，哪知道你字没认几个，鞭子却挨了不少。这个学堂莫进了，以后另外再找个学堂去读书，好吗？”

贺龙点了点头。

就这样，贺龙结束了他的学校生活。

“这口气要出!”

贺龙离开私塾之后,就跟着父亲和大姐种田,有时候还同父亲走乡串寨,为人家做裁缝。

有一年冬天,父亲带着贺龙到一户姓谷的地主家缝衣服。他俩一连做了半个月,眼看快完工了,贺龙十分高兴,心想赚得工钱,全家可以热热闹闹过个年啦!谁知道,狠心的财主故意找岔子。有一天,他挺着大肚皮,两只手反抄在腰上,对着贺仕道大喝道:“道裁缝,你是怎么搞的?光混饭吃吗?”

贺仕道一下愣住了,不知道是怎么回事!

谷财主抖着一件衣服,质问道:“你说,这种手艺还能开工钱吗?”

贺仕道接过衣服,发现有一颗扣子钉偏了点,连忙拿起剪刀,说:“哦,偏了,拆了再钉。”

财主把衣服抢了过去,说:“拆了?哼!这种料子是从常德、津市大地方买来的,能拆吗?”

“能拆!”

“赔一件新的来!”

贺仕道知道,这是谷财主故意在挑剔,愤怒地说:“你还讲不讲道理?”

贺龙站在一旁，看见谷财主那副凶恶相，真想跑上去，给他一拳头。

财主把手一舞，骂道：“你才不讲道理，你不赔我衣服，我也不要你给做衣服了。你给我滚！”

贺龙也发火了，指着财主骂道：“你凶什么，不做就不做，把工钱拿来，我们就走！”

“工钱？”谷家财主轻蔑地冷笑了一下，说道：“我不要你赔衣料就算便宜了，还要开工钱？”

贺龙要向财主冲去，贺仕道一手把儿子拖住，捡起剪刀、尺，愤愤地离开了谷家。贺龙慢慢地走着，不解地问：“爹，这些财主家，不管姓张姓李，为什么都这么狠呢？”

“他们仗着有钱有势！”

“我们告他们去！”

贺仕道把头摆了摆，说：“衙门八字开，有理无钱莫进来。官府同财主是一个鼻孔出气！”

贺龙说：“爹，裁缝手艺有什么搞场，老在人家牙缝里讨饭吃？”

贺仕道了解儿子的心思，回答说：“我们一不偷，二不抢，正正派派做手艺糊口，有什么做不得？从今以后，我们不要跨财主家的门坎。”

“对，财主家用八人大轿抬我们也不要去。”

贺仕道叮嘱地说：“常伢儿，记住，这口气一定要出！”

贺龙点了点头，他暗暗下定决心：总有一天，这口气要出！没过多久，贺龙到大姐夫家去，路过谷财主家门口。只见